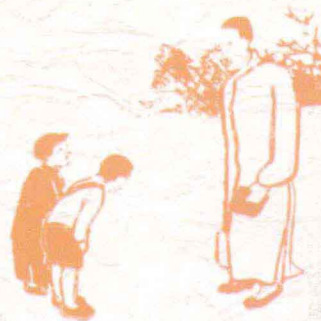


回望民国教育系列

傅国涌 主编



许
骥

给教育



海不择细流，故能成其大 山不拒细壤，方能就其高
倏忽的思想光亮骤然汇聚 终使教育的天空闪耀璀璨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— 回 望 —

给教育



点灯

许 骥 /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给教育燃灯 / 傅国涌主编. —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3.3
（回望民国教育系列）

ISBN 978-7-302-31153-9

I. ①给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教育思想—研究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G40-092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309553号

责任编辑：张立红 刘晚成
封面设计：周晓亮
责任校对：杨 阳
责任印制：王静怡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：100084
社总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质 量 反 馈：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：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70mm×240mm 印 张：16

字 数：229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6.00 元

产品编号：049776-01

总序：教育，永远面朝未来

傅国涌

我曾在老杭大图书馆的七楼、八楼待了大半年，几乎天天去那里，主要是看《大公报》影印本，也顺便看看其他的报刊。有一天，我在那里发现了一期《教育杂志》，随手拿起来翻，那一期正好是1935年1月号，有“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”、“全国专家对于学制改造的态度”、“全国专家对于教育上特殊问题的意见”，周予同、吴俊升、王造时、周鲠生、杨端六、高觉敷、陶孟和、吴经熊等各领域有专长的专家、学者谈教育，他们知识背景各不相同，对教育的理解也有所不同，但他们各抒己见，坦诚地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贡献出来。（已收入本丛书中的《给教育燃灯》）

抚摸布满灰尘的旧杂志，许多观点今天读来却依然新鲜。冬天的图书馆，不仅铁铸的楼梯是冰冷的，而且连每一页纸都是冷冰冰的，但是那个冬天因为这些很多的发现而变得温暖。

1909年《教育杂志》诞生，正是晚清新式教育勃兴之初。已有十几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，在教科书编辑上刚刚获得巨大的市场，有意在教育上为古老的中国开辟新路。

1909~1948年，可以看成新式教育在中国最初的起步阶段，也是一次壮丽的跋涉。《教育杂志》在这四十年间，历经世变：清朝垮台、民国破土、袁

氏称帝、军阀混战、北伐洪流席卷江南、日本虎视眈眈、“九·一八”到“一·二八”、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，内忧外患连绵不断；《教育杂志》也曾两度被迫中断，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停刊，直到1934年9月复刊，1941年12月随着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中沦陷停刊，直到1947年1月才复刊，最终在政权更迭的前夜——1948年冬天戛然而止，画上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句号。然而，四十年间出版的33卷300多期杂志，却保持着连贯的气韵，将几代教育研究者、第一线教师和教育编辑的思考和事迹记录了下来，体现了他们教育报国的情怀，他们在一个大变动时代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持续努力，他们在动荡岁月里以教育为切入点不断回应外部环境挑战的精神，他们开阔的视野、开放的胸怀，他们对每个具体教育环节细致深入的探索，都足以令后来者动容。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都是在那样不安定的环境下完成的，就更加难能可贵了。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从容，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坚定；他们安静的心态、开放的姿态，呈现出的正是这个老大民族在文化根脉未断时健康的状态，他们面临的压力、挑战是前所未有的，但他们并不妄自菲薄，更没有固步自封，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找合适的教育，在特定的时代探求一条更富前瞻性的教育之路。三百多期杂志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：不仅有教育思想、教育理论的探究，也有具体学科、课堂教学的深入；不仅有对中国教育的回顾、摸索和展望，也引入了大量外国的教育资源；不仅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教育的讨论，也有职业教育、平民教育的拓展，特别是公民教育的线索始终清晰。大量的国内外教育资讯和国外教育期刊的介绍，也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引入了活水源泉。在这里，教育从来不只是学校、学科教育，更是全人教育、终身教育。作者和编者呈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只是对教育的专业思考和实践，更是他们完整、健康的价值观，他们的思想或许是多元的，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，但他们的负责、他们的认真，都是值得尊重的。他们眼望世界，他们脚踏实地，他们有自信，更有谦卑。

台湾出版的《〈教育杂志〉（1909—1948）索引》，使我们可以更便利地检索四十年间《教育杂志》留下的资源。在不同的时期，《教育杂志》曾推出许多有深度的专号，涉及教育的各个层面。1923年6月的“赔款办学计划专号”，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给中国办学，陈启天、周太玄、张印通等

十多位教育家和教育研究者发表了看法。同年8月推出的“性教育专号”是中国对学生性教育问题首次集中的探讨。（已收入本丛书《让性回归常识》）1924年1月、2月，连续推出“小学各科教学专号”，执笔的包括沈百英、舒新城、吴研因、黎锦熙、王伯祥、周越然、丰子恺等人。当年10月推出“小学教育参考书专号”。1925年1月20日推出“职业教育专号”，吴俊升、卫士生、刘湛恩、夏承枫等人执笔。1927年9月、10月连续有两期“平民教育专号”、“城市平民教育专号”。1928年3月有“职业指导专号”。1929年5月、6月，连续两期都是“实验小学教育专号”。1930年6月、7月两期是“现代世界教育专号”，不光介绍英、美、法、德国的教育，也介绍了意大利、西班牙、瑞典、日本、土耳其、印度等国的教育。1931年8月是“成人教育专号”。1935年5月，以全部篇幅刊登“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”，蔡元培、唐文治、任鸿隽、李书华、江问渔、翁文灏、陶希圣、林砺儒、柳亚子等数十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。同年8月有“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”。1936年4月有“毕业会考问题专号”。1941年1月，推出的“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”，穆旦介绍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，王星拱介绍武汉大学，共介绍了中山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四川大学、岭南大学等二十七所大学，有国立、私立和教会大学，有综合性大学，也有专门的学院和上海美专、西北技专等专科学校。同年7月出的“抗战四周年纪念号”，介绍了抗战以来四川、广东、江西、贵州、湖北等地的教育，以及中央大学等高校。1947年1月，《教育杂志》复刊伊始，就连续两期推出“战后中国教育专号”，不仅讨论大学、中学、小学、师范等学校教育，而且讨论了国民教育、文盲教育、职业教育、华侨教育、边疆教育等。1948年是《教育杂志》办刊最后一年，1月有“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专辑”、4月有“教育心理研究专辑”、8月有“中学教育专号”、11月有“社会教育专辑”，专题如此密集已比较少见。包天笑的《馨儿就学记》《苦儿流浪记》，叶圣陶的长篇小说《倪焕之》，夏丏尊译的《爱的教育》等也都是首先在《教育杂志》上连载的。这些作品今天仍有读者，而《教育杂志》早已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。

但我深信，在这些发黄的老杂志中蕴藏着不会逝去的新生命。

教育从产生之日起——无论是古希腊时代，还是我国的诸子百家时代，

目的只有一个：提升人类。教育到底是什么？不少人眼中的“教育”只有“教”，没有“育”。“育”是什么？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、哺育、养育、涵育……这些都跟生命有关。如果我们把这个“育”作为“教育”的重心，就可以想到“教育”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结果，它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，就像一棵树的生长，是从一粒种子到大树的过程。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，它永远面朝未来。

我粗浅的理解是，学校应该提供的是“常人”教育、“常态”教育，而不是“天才”教育、“非常态”教育。它只担负一个使命——培养普通人，不担负培养“天才”、“超人”的责任。学校并不担负培养爱因斯坦、莎士比亚、毕加索的责任……它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，也不是为培养文学家、艺术家而存在的。试想贝多芬、莫扎特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吗？他们本身就有天赋异能，在任何环境下他们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——当然，学校教育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。

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，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，成为具有文明常识的社会人，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公民。自进入民国以来，《教育杂志》发表了大量关于公民教育的文章，并译介了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的范例，从理论到操作，从理念到实践都有探索，将这些放在我们面前，有一种陌生的新鲜感。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贯穿其中的其实就是公民教育，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老辈人对此都有记忆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学校教育应该以人为本，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，尤其是基础教育。“把人当人”，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把人当人，而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人当成工具。事实上，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，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胜出，要他成为考试的机器。整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，而不是为了教他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当所有人都往这一个方向去的时候，你要扭转方向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只能去拼，拼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了。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

这些问题，民国的教育家和老师们大致想清楚了，在诸多的文章和讨论中也一再得到了体现。在《教育杂志》存世的四十多年间，时局动荡，充满了不安和惊悚，但是，从教育家到一线的老师，包括关心教育的学者和各

界精英，对教育仍充满着温暖的关怀，从没有停止他们的思考和探索，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不断地、一次次地逼近教育的本质。

我试图在过去寻找未来。

过去并没有过去，有那些前辈的思考在，有那些载入老杂志的文字在，他们已经融入这块土地，化为民族的精神养分。当我们打开尘封的杂志，这一切就会奇妙地复活。

我把自己的想法与郭初阳、王小庆、蔡朝阳、许骥等朋友分享，得到他们的支持，决定先从中选出3个专题，重新整理出版。郭初阳一直关注中学生的性教育，他编成了《让性回归常识》，王小庆留意公民教育多年，他编了《如何培养好公民》，许骥编了《给教育燃灯》，蔡朝阳欣然写下万字前言，从一个中学教师的角度，向民国教育致敬。没有他们的参与，这套书就不可能编成。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接纳了这套书，愿与一同关注中国教育和中国未来的朋友们一起继续朝前走。农村教育、职业教育……都是值得关注的，也是《教育杂志》中现成的资源。我一直说，回望过去，不是怀旧，而是为了寻找未来。回望民国教育也是如此。

2012年10月18日于杭州

前言：长沟流月去无声 ——教育史上的“民国范儿”

蔡朝阳

一、“民国范儿”：但有秋魂不可招

画家陈丹青最近谈“民国范儿”，令人悠然神往。他说：“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，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，岂可小看。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、丰子恺、叶圣陶，绍兴的中学校长是周树人。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，他好像是前清的进士吧，19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是，老先生既疑且惧，几度上书推却，用的是汉赋的辞令……民国是丰富的，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，回首前瞻，与传统、与世界，两不隔绝。”

我读那个时代的《教育杂志》，孤灯寒窗，越读越心惊。如果说民国范儿表现在教育中，那么这种可以称之为教育范儿的气度，现在早已无迹可寻。出于我中学教师身份，出于我对中国基础教育弊病丛生的切身感受，我有一种切肤之痛。

我被近80年前的前辈教育者们的范儿惊怕了。请允许我用“惊怕”这个夸张的词语，虽然我对民国时期的历史还算了解，我也耳闻过许多民国教育

界之流风余韵，但说及他们的教育观念、体制建构及教育实验，这还是第一次系统地研读。我惊讶于他们的完整性与系统性，惊讶于他们思考的深度与可操作性。以前读《过去的中学》《逝去的大学》等书时，我在像陈丹青那般感叹“民国范儿”的同时，总有一种遏制不住的念头：这些人物风流可能是偶然的，是明清以来士人气质的遗音绝响。或者说，某些学校开一时之风气，仅仅是因为某个人而已，其成为万方来朝的求学圣地，是一种特例，而非一种制度性的、常规性的社会体制。如果是一种常规性的社会体制，那是可以持续、自成体系而不断被复制的。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，张伯苓之于南开，经亨颐之于浙江教育，莫不如此。因而梁漱溟回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时说，蔡氏不是因为他懂得自由主义之理念而做出兼容并包之姿态，而是他本来就从骨子里有这么一种兼容并包的气质。而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之所以后来不复有昔日之冠盖如云，经亨颐不再担任校长是决定性的因素。

但这次集中阅读旧《教育杂志》，彻底颠覆了我的这种猜测。我领悟到，他们对教育，一则抱有宽广之理念和远大之理想，二则他们知行合一，建树极多，他们所说的，也正是他们所做的，脚踏实地，因此成绩斐然。整个民国时代，各种教育实验遍于国中，呈现丰富多彩之面貌。梁漱溟的乡村教育、晏阳初的平民教育、黄炎培的职业教育，如春花烂漫，这是我们欣羨已久的大好图景。那虽是一个草创时代，但制度的雏形已经粗具。在整个制度和理念上，他们跟整个世界潮流是同步的，他们从不固步自封，也不妄自菲薄，凡是对教育有所裨益的，不管是西方哲人，还是传统诸子，均能拿来化入自己的教育思想之中。因而，他们有一种蓬勃的朝气，充满自信，富有活力，触角敏锐，立论犀利。任何一个教育问题，他们谈的都是其中的真问题，寻求的都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。我们不能想象，从废科举兴新学，短短数十年，便有这般见识和气度，实在是一个奇迹。

二、教育思想：美人才调信纵横

才华横溢，大气磅礴，是我对这场讨论的一个总体感受。细而言之，我感受最深的有三个方面：一是他们理念之先进，二是他们讨论之深广，其三

则是他们爱国之热忱。

说到理念之先进，不能不谈他们的教育思想之富有创见。他们将教育看成一个包含全方位内容的整体，或许可以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，但绝不至于偏废。周鲠生、王造时等学者就认为如此，各项教育都应平均发展，因为教育是整个的，不宜割裂开来。也有很多学者各执一词，有主张军国民教育的，有主张平民教育的，也有主张职业教育为先的。他们各自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事实依据，而当时的时代风尚也确实允许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思考，并付诸实验。现在汇编在这一本集子里的文字，恰恰是丰富多彩的一个表征。

最使我惊讶的是多位学者对公民教育的关注，以及对全人教育这一理念的揭示。关于公民教育，现在学者已有共识，未来的公民社会，首先需要健全的是公民教育。20世纪末，李慎之先生念兹在兹的，便是要当一个公民教员。着眼于对社会开放的推进，教育者的责任实在是很大的。教育的职责何在？成年的非理性主义者有一种致命的自负，他们武断、粗暴、一根筋，你们跟他没法讨论任何问题，因此我深刻觉得，教育，一定要从娃娃抓起。这也是我与我的几位朋友愿意着眼于小学教材的原因之一。

从《教育杂志》的讨论可知，那个时代对公民教育有着清晰的认识，对这一概念有较多的分析和框定，足见当时教育家对这一命题的重视。即或不直接用公民教育这个词语，而代之以“国民教育”一词时，包含的大致内容也差别不大。如李蒸在《拟议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要点》一文中，罗列了国民教育的目标：“（一）有自尊心，（二）有自信力，（三）有强壮的身体，（四）有劳作的习惯，（五）有纪律化的生活，（六）能节俭刻苦，（七）能团结互助，（八）有近代科学的常识，（九）有简易实用的技能，（十）有为国家牺牲生命财产的决心。”这些大多数即为公民教育之基本要素。其中第十条，若李蒸能对国家这一概念有足够的厘清，即，国家之主体为民众，宪法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，那么我无论如何也能够全然认同。

公民教育着眼于人的社会性，着眼于人如何在构建社会中发挥作用。而刘薰宇的《全人教育论发端》，则着眼于个体的自由发展。这是一篇深得教育精髓的好文章。公民教育诚然需要，但公民教育却不是教育的全部意义。20世纪人智学得到巨大发展之后，对于人自身潜能的挖掘，有了新的视角，也有

了成功的范例。如果说公民教育着重于人与社会的关系，那么全人教育则更侧重于人与自我的关系。我个人近年接触到华德福教育的理念和模式，仿佛醍醐灌顶，对教育有了脱胎换骨般的理解。华德福注重的便是对人潜能的充分解放。从观念到制度，华德福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，从而将人从工具性之中真正解放出来。华德福的教育观念，将人的主动性、创造力、想象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道德取向及对他人价值取向的认同等放在了本来就应在的首要位置。刘薰宇的全人教育的观念，简单概括为“教育者用整个人格对被教育者整个人格实施的教育”。刘薰宇说：“惟其人的生活对于他所接触的一切有这么大量的吸收性，所以教育非以被教育者的整个人格为对象不可。”尽管在根本的理念和哲学基础上，刘薰宇并没有建立在对人主体性的充分认知之上，也不至于像华德福那样，对于每个具体的人却抱有一种善意的敬畏。但刘薰宇指出的“受教育，是为了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均等的发展的机会，为了孩子们能更好地发挥他们各自的能力”这一点上，与华德福是相通的。

近代的工具性教育，是随着工业的兴起，要求人能接受更多的技能训练而兴起的一种与实用主义接近的教育。很大程度上，教育的功利性在于，仅仅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劳动者。而这种教育理念在事实上恰恰是一种对人的工具化。现代的教育观念已经开始反思这一实用性的目标与培养过程，华德福即是这种反思的结果。教育这个词所涵盖的意义，更多的指向个体的心灵、灵魂、精神、意志、情感等方面的要素。教育与我们的灵魂相关，着眼于每个个体不同的潜在可能性，教育赋予我们心灵健康成长的滋养。我们现在也主张人的全面发展，但较之华德福的理念，在对人的基本认同上，还有不小的差别。而刘薰宇的全人教育的理念，恰近似之。

在《全人教育论发端》中，刘薰宇引用斯宾塞的意见：“教育所负的正当的责任，是在养成人的全完生活。所以教育的设施就是履行这种职责，教育的良否也就用它所能履行这种职责的程度做标注来决定。而构成人的生活各种活动，可分为五种：一、直接求自己的生存；二、借维持生命之物而间接求自己的生存；三、为最远的目的，而保存后嗣；四、保存社会的关系；五、努力求感情和嗜好的逸乐。但这五种区分，并不是绝对的，并不能各自保守它的领域而不相关涉。所以教育应当保持它们适当的比例而加以调

和使它完成。依照他的这般说法，教育的根本也是不可分的，而教育除了人的生活，并不再有其他目的。总之，教育目的中虽包含着被教育者将来成人时期的生活的关系；但教育的最大使命却在满足被教育者当前正当生活的需要。”约翰·汤普生说：“教育的任务是必须培养独立的人。而独立的人的意义就是顺应人的‘外部和内部的改变’，促进人的发展。外部的改变是指身体的成长和与其对应的环境，内部的改变是指个体的精神发展。”这段话中，“独立”、“精神发展”等词语处于核心的位置。

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并不少，沈仲九在《我的理想教育观》中也提到这样的想法：“我想教育的宗旨，并不在于怎样的高深远大，仅可从切近处找寻。实在，只要能够使受教育者都做一‘像人的人’，教育的目的已可算达到了。所谓像人的人，就是不是像兽的人，也不是像神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具备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的人。如果以通行的话语来解说，所谓培养健全的人格，已经包含一切了。”这些论述，明白晓畅，绝无专业术语来唬人，而教育的精髓在焉，说实话，比我们目前看到的多数所谓教育专家的阐述，有深度、有质地得多了。

说到讨论之深广，首先在于讨论环境之自由，这在当时学者看来，是毫无疑问的，绝不至于因为某种禁忌而藏着掖着。该批评政府的，便批评；该警示教育界的，便警示。既无党派之见，也无山头意识，清清楚楚，就事论事。因为学术自由这一点，在他们，是毋庸置疑的基本原则。在具体观念的阐述中，有倾心于自由教育的，也有鼓吹军国民教育的。执自由教育理念的学者认为自由才是教育的根本原则，而军国民教育之支持者，则认为国富民强，两者不可偏废，而军事之强大，需要从学校教育开始。我非常理解军国民教育这股思潮，自梁启超、蔡锷以来，这种呼声便不绝于耳。这是在时代危机之下的一个切身思考，虽然眼光有远近之分，拳拳之心无异。

1934年，《教育杂志》编辑给出“教育救国”的讨论主题，但很多人却直斥教育无以救国，简直是一点面子也不给，而杂志竟然也堂而皇之刊登出来。郝耀东先生的文章，多次引用蒋介石《救国的教育》一书，并引用了任鸿隽阐发救国教育的文章，最后总结出自己的几条教育救国途径。可见，教育救国，是当时的一个热点。但令我们后人惊奇的是，郝耀东先生并不对蒋介

石无原则服从，在阐述中充分释放了多处不同意见，并一再重申政府在教育事业上需要负有的重要职责，言之有理，责之颇深。我们现在来看蒋介石倡导的“教育救国”，平心而论，就其原则而言，并非十分荒唐，如“教育须注重训育，对学生行为与智识，须并重不偏”，如“教育应注重人格教育，以整顿师风为整顿教育之基础”等，均切中教育的关键，因而得到很多学者的首肯，也自有道理。但今天，我们在当时倡导中，为何看到的只是返回“礼义廉耻”传统的努力，而并没有一条通往现代公民社会之路呢？因为其在实行过程中，“最大的缺失就是价值错置，其中强调的那些个人生活规范，都只是为了规矩、服从、守纪律，而没有自主地为这个社会服务，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这类内容”。（见傅国涌《权力主导下的新生活运动》），南辕北辙，理固宜然。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，在于富国强兵，而非个人解放。

总之，在这里，百无禁忌，各种权力，各有所司而不逾界。这个讨论，完全在教育这一学术框架之内的，意见可以相左，但所有的讨论都是就事论事、观点鲜明，批评尖锐而充满了理性的自律。自由辩论带来的是读者的理性成熟，会给教育者带去新鲜的精神资源。因为各种观念在一个密集的场所互相碰撞，前文向左，而后文向右，因而读者需要有自己的健全的理性思考，才能做出合理的取舍。这同时便是一种充分的公民训练。

至于讨论之广，则可以从各个层面加以佐证。周谷城的文章，从历史至现实，显示了丰厚的学识积淀。赵笃明的《中国教育应如何改革》，是一篇论据扎实、数据严谨的文章，逻辑严密，雄辩有力。数据与图表，使教育存在的问题一目了然，其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我们学习。杨人梗则从近期的生活所见开始，逐步深入到教育的功用及教育的动力，显示了一个哲学研究者见微知著的非凡能力。另外的议论，林林总总，蔚为大观，不由让人发出“天下之美尽在斯”之叹。

关于第三点拳拳的爱国之心，我已不想多说。在阅读这些尘封的文字时，我时常为这些爱国者的诚挚之心所感动，须知这是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，他们所关注的，也正是时代的热点。他们的家国情怀，真挚动人。就20世纪30年代而言，最迫切的题目，大概就是救亡了，“教育救国”的迫切性，就是这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李泽厚以“救亡压倒启蒙”一语来概括，

教育自然也包含在这个宏大叙事之中，概莫能外。因为编者的意图在于征集大家谈教育救国的措施方略，多数作者都从这个角度开始思考。西儒约翰逊曾言：“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。”在愤青的时代，廉价的口头爱国流行，于是乎“爱国”这个词要成为一个坏意思了。但民国人物之爱国，跟当下愤青那种概念化的爱国完全不一样，他们将爱国放在了启民智、争民权之上，爱国是有所归依的，他们的爱国从来即是投身教育实业，从基层做起，扎扎实实，以身许国。那个时代的教育家们灿若星河，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做着鸡毛蒜皮的小事，那是因为他们心中埋藏着一团热火，而高明在于，他们还有一个成熟的理念，来缓慢释放这团烈火，不至于轰轰烈烈“教育革命”一场，而教育现状丝毫不见改变。关于这种爱国的观念，还是引用胡适的话最为契合：“现在有人对你所说：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，去求国家的自由！我对你们说：争你们个人的自由，便是为国家争自由！争你们自己的人格，便是为国家争人格！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！”所以我们在欢呼大国崛起之时，需要睁大眼睛，大国是否是伴随着民权一起崛起的。这样的崛起，才是真正的崛起。

有本书叫《联大八年》，这是当年联大学生自己组稿编纂的一本联大文献，内容拉拉杂杂，大至闻一多被刺，小至食堂吃饭是否有椅子，事无巨细，一一记载，鸡零狗碎，国政鼎革，均有生动的细节。我从中看到的，却是教育该有的风度，那种元气淋漓，那种挥洒自如，那种视困难为无物，那种视学习为人生之大乐。无论从那个角度讲，这都是教育史上值得研究，值得我们后代不断回头反思的一个时代。在我看来，这种自由，便是教育本应具有的状态。

三、教育现状：我所思兮在何所

那种民国式的教育范儿，已成绝响，但有秋魂不可招。我已在中学里待了14个年头。这14年，对我而言，应试教育的缰绳勒得依然比较紧，教师和学生所拥有的自由度依然较少，也是教育的行政规范越来越严格的14年。教育内部规范的紧缩，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的压力和教育体制本身的扭曲。如就业艰难、通货膨胀、社会阶层流动板结等因素均是社会压力。而教

育体制本身的问题，最大的因素有两个：一是国家对教育投入不够，而某些地方政府将教育当成紧俏资源，借以牟利的教育产业化；二是教育理念的定于一尊，不再如民国时期般百花开放。对于弊病丛生的教育，尽管学校等教育部门也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，但无奈多数变革，都是治标不治本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

近年来我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。这种紧迫感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意思。

一是理念已经淡漠了，唯利是图、唯权势是趋，成为校园的主流。又加之敬畏之心早已没有了，神灵隐退。这种状态，社会学家称其为社会溃败，而在学校里，就是教育溃败。教师多数没有从事教育的理想，学生多数没有求知的好奇。当然，对于学校教育而言，最直接的原因是高考制度，以及衍生之下的中考制度。而作为学生，首先对教师丧失了应有的尊敬。因为教师投机主义，有什么理由要求学生给予尊重呢？我们知道，只有像《死亡诗社》中基廷这样的老师才值得尊敬，尊敬的地方即在于，基廷有思想。其次失去了对知识真理的敬畏，剩下的多是拜金和对权势的依附。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”，这样的人至今安在哉？

第二个层面是教育的实体机构投入不足。财政赤字在东南沿海等省份尚不算严重，但在西部地区，基础建设现在仍是学校最大的开支，政府投资不足则以借贷为生，日渐入不敷出，会成为赤字累累的包袱。这几年成为热点的清退民办教师的事件，可以看成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。

第三层面则是民众信心的不足。在“教育产业化”之下，教育资源被当成商品待价而沽，另一方面毕业生就业之难，亘古未有。这种投入与产出之鲜明对比，使近年来日渐掀起弃学之风。我在《高考制度对年轻人的三重束缚》一文里说到，“社会资源的分配几乎已经尘埃落定，社会阶层的流动呈板结状态，个人创业的成本奇高，个人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几近为零”。从农村出来的孩子，如何支付高昂的学费，而其求职及工作带来的收益，能配得上他巨额的教育投资吗？

我总觉得有责任在肩，不语不行。因为我身在基础教育圈内，感触很深。这个时代，教育从业者不少，但是对于以中小学为主的基础教育，高校内的专家议论，常有隔靴搔痒之感，而在基础教育内部的人，可能并不是多数人都有

能力说出。每念及此，我便想到《圣经》里“要为哑巴开口”的谕旨。

当年秦晖先生说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的问题，这在一个侧面是事实，但据我的观察，目前的危机是，教育本身也有问题，外部环境与体制也有问题，可谓内外交困。而因为巨大的惯性，这种状况还在不断持续下去。我将试从教育制度的构成和教学双方现状两个方面来阐述。

教育制度的问题，有两个层面，一是教育行政化，一是高考制度的坚不可摧不可更改。

关于教育行政化，我的感触来自我四年的中层干部经历。2006年，我通过竞选演讲，“一不小心”成了学校的总务处副主任，磨蹭日久，终于在2010年3月辞去中层职务，前后四个年头，使我对学校基层权力的运作有了切身体会。一则，这种权力的运作机制，因为裹挟了全部的资源，而显得十分强大。作为一介平民，如果要去反对它，是十分艰难的。二则，即便是小小的权力，也会带给人眩晕感，也会以强大力量将人异化。

而高考制度则是更强大的力量。在谈高考时，我总是觉得很无力，就像N年前写过的那句话：我的悲伤在于，身为这出悲剧的一员，我亲眼看到悲剧的发生，却无能为力。现在也仍是这样，但现在较以前更明确的一点是，我不能仅仅悲伤地坐在你身旁，在这个刚性的不可更改的制度之下，我们唯有使自己变得更强悍、更充满野性，才能抵抗制度性的异化，才能保全自己正常的天性。

早些时候，我写过《政治正确的学生与恪尽职守的教师》一文，我其实在想的不是这个制度的运作机制，而是，在这个机制下，教师和学生究竟该怎么办？尤其是教师的态度更为重要，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作为掌握了这个课堂45分钟话语权的人，在教室之内，仍是强者。如果教师不能有所动作，学生的处境就更加艰难。所以我也反对那种将责任全部推给体制的说法。

事实是，作为一个体制内的普通教师，可以做事情的空间实在太小。如果叫我说出一个较为根本的解决办法，我会提出，只要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和较低的生活成本，那么高考就不会变得像目前这样成为人生的难关。

所以，我不奢求普通教师们普遍有什么作为，这很不现实。可能我身在其中，更深切地理解这种无奈，因而更同情教师的命运。不仅仅是学生，